

点一盏心灯

■张伟俊

旧友有约,回到家乡小住一晚,夜正深,许是择铺的缘故或是久别,辗转不能寐,遂起床出院随意漫步,偶然间窥见一只萤火虫在绕树盘旋,小虫子发出的昏暗温柔的绿光照着自己薄薄的羽翼,忽隐忽现闪耀着。它是在诉说什么呢?

这久别的小生命,在城里生活十几年,何曾一睹它的芳容?整个都市淹没于灯红酒绿,哪怕是再深的夜、再黑的角落,也没有虫虫的踪影,缺少了如此这般乡村巷深幽静的感觉。

这闪闪的光,岂不是似水流年里一组组记忆的律动,它把我引入回忆的最深处,微微地梳理狼藉的记忆,儿时萤光照映的片段在隐隐约约地闪现。

随着思绪蔓延回到我孩提时代的村庄,那时的晚上,除了鸡鸣狗叫,听不到一丝电子产品发出的声响,昏暗的灯在低矮的屋内闪烁,黑得吓人,静得心慌。

在黑夜间,在村子里,却还有成群的小孩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员,罔顾恐怖的夜色黑幕,偏爱在黑夜里撒欢,无邪的笑声和肆无忌惮的大呼小叫时时打破这夜的沉静。左边的黑幕像被一只巨手撕开一个个口子,向远方割裂开来。而捉萤火虫无疑是孩提时代一件极具吸引力的游戏,成为点缀童年色彩的基色。

匆匆扒几口晚饭,趁大人不注意把家里的破罐头瓶夹在腋下、藏在衣服里,满怀欣喜,从不同方向、不同角落急切地来到事先约好的晒场或不约而同地来到某个地方。玩伴们往往约定,在限定的时间内,谁捉到的萤火虫最多谁就是赢家。虽然到处都长满了野草,甚至时常有蛇、鼠出没,大人们常常担心我们被蛇咬到,可我们却根本不去理会这些,唯恐捉的比别人少,落在人家后边。不管是阴暗的角落,还是荒草萋萋的草丛,只要有萤火虫,大伙儿都会勇往直前地踏过去,捉住一只就会欢呼跳跃一阵,那情形像足了自己的一个天大的心愿已经得到了实现,惬意非常。

集合的时间到了,玩伴们自觉地聚到一块儿,稍微打开罐盖,独眼龙似的斜斜地往里面探,嘴里数着只数再向大家报出,这中间不免在数目上有些争议又重新清理一番。而后再把萤火虫一一放出来,这些看不清腿和脚的虫儿继续挑着灯笼飞着,徜徉在夜色里。

这样的游戏我们没有也数不清做过多少次,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乐子因而绝不厌倦,这些乐趣像铭刻于磐石之上至今无法忘却,像只善啼的鸟儿的婉转清脆鸣叫,萦绕不息,缠绵不绝。

儿时的我曾问过母亲,萤火虫为啥打着



灯笼满天飞。母亲说,它是为了照亮前边要走的路,免得自己迷失方向。

现在想来何曾不是如此呢,萤火虫用自己瘦弱的身躯背负着重重的行囊,扇动轻柔的翅膀,打着灯笼,如同精灵般慢慢游移在夜空中,默默飞舞,寻找自己的归宿。漫漫旅途,小虫儿打着灯笼去寻觅属于自己的那个梦,不在乎那漫长的孤独与静谧。

浮躁与纷繁中我沉下心来,闭上眼睛往椅背上一靠,似乎感觉到我孩提时代的萤火虫,正提着它们的闪着微光的小灯笼在我心空的黑夜里飞翔着,为我点亮一盏灯,从而驱赶我内心的躁动不安,不离不弃地伴随我走过人生的起起落落。

诗歌

散文

我的背影很帅

■芳远

天气变暖的时候,朋友从外地打来电话,他的儿子在我身边的一所学校念书,让我抽时间去看看。刚好,我的儿子和他的儿子同岁,又刚好在相邻的两所学校念书。所以,去办这件事,很方便,也有的是经验。

当笑意又一次从心底爬上来鼓舞我,当男人的表现欲像喝醉了酒似的又一遍袭来时,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来到了。

油炸的鸡翅,还有一些好吃的,分成了两大包。单车犹如长了翅膀,只一会儿,儿子的学校就到了。那家伙早已伸长了脖子在门口张望。看见我,他很自觉地跑过来,一把抓出鸡翅,贪婪地咀嚼着。他的眼睛笑着瞄向车筐,虽然有些诧异,但他还是理所当然地把两大包食品掂了出来。我来不及解释,一把夺过一包丢进车筐,朝另一所学校的方向指了指:“还有一个学生呢!”第一次没有絮絮叨叨的关照,我的单车又启程了。儿子挥手和我告别,鸡翅上甩下的油滴在空中翻滚着,留下一个长长的问号。

朋友儿子的学校,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园区。一幢幢教学楼被绿阴环抱着,显得恬静而娇贵。单车留在大门口,我独自一人拎着包走进校园,空旷清新的感觉迎面袭来。校园内,笔直宽阔的水泥路在楼群和绿地间慢慢延伸,阳光静静地从晃动的枝叶间洒下来,辉映着整洁的路面,犹如湖上月色,波光粼粼。

朋友儿子在他的寝室幸福地享受着长辈的关爱和美食,快乐写在脸上,洋溢着灿烂的光彩。他把美食分给他的室友和聚拢来的同学们,笑声也随之不断地响起来。我沉浸在这种喜悦里,以至于,离开他的寝室后,无暇顾及校园美丽而灵动的景色。

“呜——”水泥路拐弯的地方,一团黑影蓦然从花丛中蹿出来,我的思绪在惶恐中回到了眼前,大脑一片空白。一条硕大而凶猛的恶犬,瞪直了双眼,低吼着,盘踞在水泥路的中间,拦住了我。我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,想转身跑开,可恶犬腾地一下把后肢竖起来,紧追两步。我惊悚地立在原地,不敢动弹,求救的眼

光四下张望,不由自主地又撤了一步。恶犬似乎看透了我,猛地向前蹿了一下,恶狠狠的吼叫声在空旷的校园里回荡着,楼上的玻璃嗡嗡作响。恰在此时,在恶犬后边另一条水泥路上,一个人影出现了。我陡然一喜,这个人一定会呵斥恶犬,帮我走出困境!

恶犬晃了下尾巴,显然觉察到了它身后那渐行渐近的来者,吼叫声突然疯狂起来。它颈部的毛竖立着,前肢匍匐于地,像一张蓄势待发的弓。我也很快明白了恶犬和来者的关系,明白了“狗仗人势”的凶险和邪恶,从绝望中缓过神来:别指望谁来拯救你了,那位站在恶犬身后一言不发的来者,不是来帮你的,他是来看戏的!一种男人的尊严被冒犯的感觉充满心扉,雄性的荷尔蒙迅速被点燃。你不是很“男人”吗?你不是扮演两个孩子的家长吗?你不是还练过几下花拳绣腿吗?你的威风呢?这样想着,我心里的恐怖渐渐消失,双拳慢慢攥紧。打!只有打,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一切!

决心要打的时候,大脑很配合,很快有了智慧。我没有丝毫的犹豫,迅速向下蹲了蹲身子,将左腿后撤,以引诱恶犬的进攻。恶犬有恃无恐,早已迫不及待。龇着牙,腾空跳起,向我扑来。“狗杂种!”我大骂一声,刚刚撤回的左腿迎着恶犬旋即向前跨出、垫步,右摆拳闪电一般向前猛击。任谁都没有看清,就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是怎样打中的,一道优美的弧线,恶犬哐的一声,砸在路面上。它哀嚎着,踉跄着爬起来,丑恶的嘴叉子上流着血,拼了命地甩头——想甩掉嘴上突如其来的剧痛。随即,它仓皇地钻到主人身后,不停地嚎叫,刚才的嚣张和癫狂荡然无存。我恐吓性地跺了下脚,恶犬怪叫一声,扔下它的主人,拖着粗大的尾巴,落荒而去。

一切又恢复了平静,小鸟欢愉地从头上飞过。我向前走几步,弯腰捡起慌乱中掉在地上的迷彩手套,慢慢戴在手上。对面不远,恶犬的主人依然呆呆地站着,脸上像挨了打,一阵青一阵红。我全然无视周围楼上伸出的脑袋和身边呆立着的影子,昂首,甩臂,迈步,矫健地向前走去。



注定用泪说再见

■赵佩佩

决定用笑看永远
挥挥手
珍重
轻轻说
再见
六月
滑落在苍穹的记忆
仿佛需要忘记
但何曾从心底提起
带着满怀的忧郁
向你们一一告别
六月
残留的记忆

夜

■付振华

夜
流水般滑过
思绪的风如脱缰的马
抛开凡世和尘俗
尽情畅享夜的静谧和洗礼

新生的力量
催动灵魂的呐喊
唤起生命的歌唱
一颗颗梦想的流星
划破思维的天际
生长在一幅无垠的壁画里



风声姿影 ■张骏 作